



另一種類型的展示： 從本館「原住民織品及飾品圖錄」談起

研究典藏組 方鈞瑋

摘要

圖錄，呈現在讀者面前的，不僅是精心設計的排版與精美的印刷，也具有多面向的意義。首先，這肯定博物館在維護文物上所扮演的角色與呈現的成果；在知識的傳遞上，圖錄本身是另一種類型的展示，藉由印刷術的普及，得以讓博物館典藏的文物重新現身在世人面前，並建構相關之物質文化知識體系。當我們將圖錄類書的出版當作博物館的另一種展示方式時，不禁讓我們進一步去問：圖錄的編製與出版，對於原住民文化的研究與理解上，扮演了何種功能與角色？編著工作的背後展現了怎樣的邏輯思考方式？換言之，博物館如何透過圖錄來呈現原住民文化？並達到了怎樣的結果？

本文以筆者編著本館圖錄的過程為例，將遭遇之困難與矛盾加以說明與討論，並提出「我族與他族的爭議」、「重新脈絡化的努力」、「脈絡法/美學展示法之間的擺盪」、「傳統社會文化的再生產」與「不變的變動性」五點加以討論。

前言

無論是哪一種類型的博物館，其宗旨在於透過對「文物」的蒐藏與研究來達到展示與教育的目的。近年來，隨著臺灣社會對原住民文化的重視，以及大眾對於接觸原住民文化的渴望，許多公私立博物館逐漸展開原住民文化的展示並且出版相關的圖錄類書，出版圖錄於是成為博物館或文物收藏單位經常性工作之一。圖錄的現身一方面增加了文物的可及性，對一般大眾而言，這是獲得原住民文化知識的一項重要來源。對博物館而言，編製圖錄的工作也是另一種類型的展示；相對於博物館內固定性的展示設計，圖錄主要所呈現的是活動性特質，但兩者之間同樣具有一些共通點。

根據筆者的整理，若我們將圖錄定義為「以照片為主，說明為輔」的出版品，來檢視曾經出版之臺灣原住民物質文化圖錄，可以列出下表。

年代	著作名稱	作者	出版單位	備註
1966	臺灣原住民の服飾	天理參考館民俗部編集		特展圖錄 日文
1968	臺灣の蕃布	岡村吉右衛門		日文
1978	臺灣原始藝術精選集	陳正雄	臺灣原始藝術館	私人收藏家藏品圖錄
1983	臺灣高砂族の服飾	瀨川孝吉	東京涉谷區立松濤美術館	特展圖錄 日文
1988	人類學家的博物館	呂理政主編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藏品圖錄
1993	臺灣原住民の服飾	天理大學、天理教道友社編	天理大學附屬之天理參考館	藏品圖錄
1994	傳統的再生：臺灣先住民文化	松澤員子編	國立民族學博物館（東京）	日文
1997	臺大人類系伊能藏品研究	胡家瑜、崔伊蘭	臺大出版中心	藏品圖錄
1997	原真之美：陳澄晴先生珍藏臺灣原住民藝術文物	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	國立歷史博物館	特展圖錄
1998	臺灣原住民衣飾文化：傳統、意義、圖說	李莎莉	南天書局	
1999	順益臺灣原住民博物館文物圖錄	許雅惠執行編輯	順益臺灣原住民博物館	藏品圖錄
2000	苧綵流霞：臺灣原住民衣飾文化特展	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	國立歷史博物館	特展圖錄
2001	馬偕博士收藏臺灣原住民文物：沈寂百年的海外遺珍圖錄專輯	許功明主編	順益臺灣原住民博物館	特展圖錄
2001	原住民織品飾品圖錄：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藏品	方志榮主編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藏品圖錄



從這張統計表中，我們大致可以瞭解，臺灣原住民傳統物質文化器物目前大多收藏在私人收藏家與公立博物館中。這些文物除了以具體的展示方式呈現在世人面前，相關圖錄的出版也是一種重要途徑。關於圖錄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李莎莉（1998）的一段文字表達的最為清晰：

上述這些圖錄類書的出版，讓我們感覺到博物館的角色對物質文化的保存與呈現，是相當重要的。服飾文物放在專業保存與維護功能的博物館內，不僅得到妥善的照顧，更能有系統地反映不同階段的演變情形，也使當代人得以瞭解過去歷史傳統的痕跡。而出版圖錄，即是將這些珍品轉換成可以使用、攜帶、以及研究的方式之一，以俾使更多人認識、瞭解，繼而達到知識傳播的效益。

換言之，圖錄的出版與印刷是博物館展示與教育工作的一部份，也是一種延伸。透過藏品圖錄與特展圖錄的出版，藉由文字印刷術的普及化，傳達博物館的理念與建構對原住民族社會文化的認識。因此，圖錄一方面能夠達成展示教育的功能，一方面也對社會大眾呈現博物館典藏工作的成果，並再度肯定博物館在這方面所扮演的功能。

以下將以筆者於民國九十年編著本館出版之「原住民織品及飾品圖錄：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藏品」一書的過程為例，探討在此過程中所遭遇的問題與所欲傳達的理念及矛盾，並進行一些說明與討論。

一、我族與他族的爭議

關於臺灣原住民學術上的分類與命名，最早由日治時期的學者開始進行，其著眼點在於統治與研究的需要。光復後，族群的分類與命名方式仍是學者討論的焦點，這樣的爭議一直延續到今日（註1）。深究其因，在於先前學者用來判定族群的準則，乃所謂族群「客觀性的標準」，亦即以系譜傳承、遷徙、體質、語言、社會風俗等要素做為判別的標準，而忽略了群體主觀的自我認同。

目前臺灣官方所認定的原住民共有十族，分別為泰雅族、賽夏族、布農族、鄒族、邵族（註2）、阿美族、卑南族、雅美族、魯凱族、排灣族。然而，這樣的分類並不能全然符合原住民對自我族群的認知，與族群內部對於歸屬的不同看法。以泰雅族為例，其中居住在花蓮地區東賽德克群的部分成員自稱為「太魯閣族」（註3），希望能獨立成為一族。近年來，蘭嶼島上某些雅美族人也希望將族名正名為「達悟族」。另外，關於平埔族的定位問題也引起廣泛的討論，平埔族群的存在是無庸置疑的，問題是哪些族群屬於「平埔族群」的一支，其間的爭議仍然存在。

在本圖錄中，採用一般社會與學術界較為熟悉的族群命名慣例，將「太魯閣族」放在泰雅族內討論；另外，為了尊重族群自我的命名權利，將「雅美族」改稱為「達悟族」，同時也加入平埔族的部分（註4）。這樣的分類方式所展現的是現今社會對原住民族群識別的既有知識，卻忽視了族群命名爭議的歷史，以及族群內部對於歸屬的不同看法，因而再製族群分類的既有知識；同時，也未能妥善處理族群

間與族群內的相似與相異性。

圖錄出版之後，有一位卑南族的文化工作者指著書上某一件被歸類為卑南族的服飾說：「這不是我們卑南族的，這是阿美族的。」這句話可能具有兩層的意義，第一、因為族群界線的截然劃分，使原先族群共同居住、互相影響的結果變得無法歸類；第二、衣飾是族群認同的一個重要指標，在今日的社會中，某些群體特有的元素已被擴大成為整體認同的標準。

二、重新脈絡化的努力

在博物館中，習慣以「標本」來泛稱每一件收藏的「文物」。就「標本」這樣一個語彙而言，可知「文物」已經脫離原本存在的社會脈絡，被納入一個不同的系統中，以另一種科學性、系統性的方式來進行採集、描述命名、分類建檔與比較分析。正如許功明（1994）所言，凡是已進到博物館蒐藏或展示的文物，理論上，它的價值建立在能提供科學認知的基礎用途上；既是標本（specimen）也是合乎科學的「物證」（objects-proof）。因此，傳統對於物質文化的研究，主要針對文物本身的物理性質進行研究，著重描述與解釋文物的大小、形狀、色彩、質料與使用功能等。

隨著人類學理論的發展，對物的研究提出「全貌觀」、「脈絡觀」「比較性」等理論觀點，強調物的意義必須置於社會文化脈絡中才能被理解。換言之，所有物質成品均蘊含非物質的社會組織以及文化價值與觀念的基礎。

脈絡化的努力也呈現在本圖錄的內容中，企圖以兩種方式重構文物在所屬社會

中的位置：一種是文字解說，包括對族群社會文化的介紹與單件文物的圖說；另一種是圖片影像，利用文物本身的影像並且穿插多幅新舊生活影像，希望對讀者建立起交互參照的效果，最終建構出一種傳統生活的想像。編者的構想是希望在文字與圖片相互徵引之下，自動營造出一個「生動」且「傳統」的原住民社會體系樣貌，每一件文物都鑲嵌在這樣的社會脈絡之中，藉由這種新舊併陳的編排方式，期望讀者能夠自成解釋的體系，並呈現臺灣原住民的物質文化及其社會文化整體的關聯性。

然而，這樣的作法與努力在實際的執行上卻隱含著不少的困難點。以下，筆者提出在編輯過程中產生的一些問題與想法。

1. 在文字解說方面

文字解說所欲達成的目的，在於展現族群在衣飾上所表現之整體性、特殊性、區域特色、族群認同、接觸、互動等特質，以及衣飾在分類、形制、色彩、紋樣、材質、技法與使用的場合等方面的表現與變遷。然而，由於標本入藏時原始資料闕如（註5）及缺乏實際田野工作，對這些文物進行研究時，只能尋求相關文獻資料的協助，並以此延伸為文物的文字解說。在此一過程中，編者一方面參照相關的文獻紀錄，另一方面配合觀察，以形成對該文物的理解，並撰寫圖說文字。然而，文獻所記載之文物的背景資料（例如材質、來源地）與圖錄文物原本就不一致，所處的社會脈絡與使用者的詮釋自然也有所差異。

在這種情況之下，編輯過程中產生了以下的疑問：我們對該文物的理解能夠到達何種程度？結果，圖說文字所展現的社會文化意涵並不僅是該件文物所具有的，而是泛指該族群中同類標本所具有的普遍意義。在編者的自我檢視之下，這種做法背後隱含著一項觀點：「相同族群所使用之同類型器物，具有相同的功能、意義與使用脈絡，並呈現出類似的社會特質。」在忽略了文物的地域性與獨特性的情況下，只會忽略了其他更為細緻的資料(註6)。

同時，在整理文獻的過程中也發現，文獻資料所能提供的幫助相當有限，而其限制來自研究取向。正如傅君（2001）所觀察到的：

而在現有圖錄中，編寫者慣用的模式下，將文物與族群的社會組織、文化觀念等面向並列，前者，是前代研究採集者選擇性的收藏品，其所選擇而今存留的物件本身已失卻其脈絡位置，而後者文字資料的來源大多是前代研究者以傳統民族誌的手法所記錄的標本化的「文化」資料，也有前述的「平面化」的問題。經過選擇的物質文化資料與平面化的「文化」資料並列，並不能自動地構成「解釋」。

在缺乏翔實採集資料的情況下，屬於同一族群的文物可能來自不同的地域與部落，而來自同一個地域的文物也可能屬於不同的年代。換言之，由於文物背景資料的缺乏與文獻參考上的限制性，致使對這些文物之脈絡性的理解，以及與社會文化面向相關性的連結產生困難。同時，這樣的解說也偏重靜態的描述。在種種的限制之下，重新脈絡化的努力充其量只是一種難以達成之任務。

2. 影像資料的運用

其次，在影像資料的運用上，也遭遇相同的問題。本圖錄所使用的影像包括兩類，一種是關於文物本身的影像資料，包括文物全件、細部、背面等種種角度，企圖將文物以不同角度展現在讀者面前，並以此構成單件文物的整體且多重的風貌，在平面媒體上營造出立體感。其著重點主要在於清楚展現在文物的型制、工法、材質等技術層面。另一種為原住民新舊時期的生活照片(註7)，主要強調衣飾的生活性與使用的脈絡。在編排上，將這兩類影像相映放置、互相對照，期望能自動呈現出應有的理解。實際上，原住民生活影像的拍攝年代、地點等內容無法全然搭配上單件文物所存在的脈絡。因此，兩種影像資料充其量只能說是一種相互徵引，事實上卻無法呈現更多細膩的材料。

三、脈絡法/美學展示法之間的擺盪

當筆者開始進行圖錄編著的規劃工作時，曾就教於幾位相關博物館具有編著圖錄經驗的人員，記得其中一位館員一開始就問筆者一個問題：「你所要編的圖錄是屬於研究取向呢？還是美術取向？」意思是說，在不同取向之下，圖錄內文物的拍攝方式、手法、編排的準則及文字的多寡與內容等方面會有不同的呈現方式。這時才讓筆者驚覺，所謂「圖錄」，正如其語彙所指涉的，「圖」的收錄與編排是相當重要的，畢竟對一般大眾而言，影像的接觸才是最直接與最生動的經驗。

有趣的弔詭現象卻是，在與原住民文

化相關的展示中，雖然總是被期望以「脈絡化」的展示手法，來詮釋隱含在「文物」的背後所潛藏的社會文化意義。最後的結果卻如上述所言，基本上是一個難以達成的目標，最終只更加重了美學、藝術層面的呈現。

這也促使我們重新去思考：為何關於民族學的展示直接涉及了脈絡化的要求？在博物館的展示空間內，是否能夠再現與重構族群全貌觀與脈絡化的社會文化？

在博物館中所展示的原住民文化其主要的目的，除了企圖對「文物」的詮釋來理解「傳統的」社會文化；另外，對一般的社會大眾而言，如何能從「文物」的詮釋而連接過去與現代之間的關連性，亦即對現生族群的瞭解，才是最重要的。這也是人類學博物館中，關於現生族群的展示始終強調脈絡性呈現的原因。

我們可以說，「脈絡法」與「美學展示法」都是展示中的一體兩面，民族學的文物因為涉及到時間序列的問題與脈絡化展示的程度，必然會在這二者之間擺盪；更何況，無論著重點何在，對一般群眾而言，展示仍然是奠基在「觀看」的基礎之上。這同時也涉及我們看待蒐藏文物的觀點，究竟將它視為族群脈絡性的器物，或是美學藝術形式的呈現，不同觀點的差異直接影響了研究與展示時所採取的策略。

四、「傳統」社會文化的再生產

編製圖錄的目的，除了增加典藏文物的可及性之外，更重要的是透過對文物影像與文字解說的編排方式，增進我們對於原住民社會文化的理解。然而，圖錄編製

的整個過程，包括文物的分類、命名、建檔、登錄、典藏維護與脈絡化的詮釋等方面，呈現的是博物館專業性的權力表現，藉由學術化的處理過程，塑造與形成原住民的物質生活面貌與社會文化；其塑造的產物轉而成為社會大眾對原住民認知的圖像與認識的基礎。站在研究的角度觀之，缺乏社會文化脈絡知識的情況下，對文物之社會文化意義的展示與知識建構，易於對原住民的社會文化意義產生「標準化」的結果。

例如，在卑南族的社會中，不同年齡階段的男子以不同的衣飾類型，對內表達我群的團結性與一體感，對外顯示不同群體間的差異。透過衣飾，一個人得以確認自我在群體中的位置，並達到認同。然而，在一些族群接觸頻繁的區域，衣飾做為區辨功能的特徵可能會造成改變。因此，當文物放在一個脈絡性的時空中，其間的區別並非如此的絕對；同時，區辨的標準除了以客觀性的特徵定義外，還必須包括主觀的認同。

當本圖錄出版之後，有許多原住民的文史工作者或傳統技藝工作者紛紛前來索書，他們希望藉由參考圖錄文物的影像，進行傳統技藝的復原或提供當代創作的靈感。因此，博物館透過圖錄對原住民族群分類、物質文化等知識的製造，當反饋到原住民對自身「傳統」文化的理解時，很容易產生兩種反應：一則很容易以其他的證據提出對歸納性與普遍性解說不恰當性的質疑，二則會以記錄後的文化成為自身文化的代表。甚至引發「文化的再製」、「誰擁有詮釋權？」、「權力的不平等」諸如此類的爭議(註8)。



五、不變的變動性

在歷史演進的過程中，無庸置疑的，博物館是保存人類遺產最重要的機構。博物館的展示內容，大多是一種消逝了的或正在消逝當中的文物或生活方式，在本質上易於讓人將博物館歸類為展現「過去」的場所，博物館內的蒐藏品也連帶被轉化為過去的象徵。「文物」因而脫離了原本存在的社會脈絡，也無法清楚的展現出時間性或所謂「變遷的觀念」。事實上，每一件文物都有一段動態的過往，這樣的時間特質一旦遭到切割，進到博物館的體系中，易被當成「永恆的現在」所看待，失去動態性的過程。

然而，所謂「文物的歷史」並非如此單純。以臺灣原住民社會為例，根據文獻記載，在清領臺灣之前，臺灣島上的族群與外在世界原本就存在某種程度的互動，日據以後，由於殖民政策的強力推行，致使原住民的社會文化產生急遽且大規模的改變，同時也改變了文物在原先社會文化中所具有的位置與意義(註9)。

正如許功明(1994)所言：「比起藝術品本質之永恆、無時間性(如美術館、藝廊展現原始藝術品的方式)，被定位於「民族誌」的物品，展現時應特別強調其具有時間、地點、象徵和功能上的文化差異性。」為什麼要強調時間性呢？因為民族學的標本展示與研究的目的，是為了達成跨文化的理解，除了認識過去文化，也要瞭解現在的原住民。這樣的期盼需要兩項努力的配合，第一、採用新的文化觀念：以往受到「文化區」、「功能論」等理論的影響，致使民族誌博物館在呈現收藏品時，強調的重點是「文化」而

非「年代」。若以當代的角度來看，這是無法解釋族群存在的現況，因此需要以新的文化理論來呈現。第二、改變蒐藏的方式與政策：蒐藏應是一連串的過程，每一件文物並不是單品，必須要將其所蘊含的社會體系與文化觀念一同帶回來。

因此，需從「現在」出發，拉出一條時間的序列，藉由文物本身的時間性，以研究將被重構的「過去」圖像中拉回到現實生活來思考。換言之，利用展示將過去呈現在觀眾的眼前，並達成對現代生活面向的理解。

結論

博物館在跨文化的瞭解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根據英國社會學家Sharon Macdonald與Gordon Fyfe的看法(1996)，博物館在全球文化中佔有一個有趣的弔詭性位置，因為它是一個展現穩定的、永恆的、真實的、論述的、國家的與歷史本身種種性質的場所。博物館中所蒐藏的物件不但具有表達器物製造與使用者的世界觀，也表達蒐集和展示這些器物者的宇宙觀。

「圖錄」做為博物館另一種類型的展示，在實踐上具有其特殊的意義，藉由現今社會印刷術與書籍流通的便利性，讓原本典藏於博物館的原住民文物能夠擴大可及性與傳播性。然而，博物館的研究人員如何透過圖錄的出版，呈現「文物」在社會文化中的位置，達成一種脈絡化的理解，同時避免對原住民社會文化產生刻板性與固著性的建構。這一切的種種仍是我們所必須努力的方向。

附註

1. 相關的討論可見馬淵東一（1953）所著之「台灣原住民族的分類-學史的回顧」與芮逸夫（1952）所著之「台灣土著各族劃一命名擬議」。
2. 關於邵族的定位問題，經過邵族人士的積極努力與行政機關的通盤考量，於民國九十年八月八日由行政院正式核定邵族成為原住民族第十族。
3. 在羅馬拼音中為*Turuku*，中文譯為太魯閣或德魯固等。
4. 本圖錄包括卑南族、阿美族、達悟族、布農族、魯凱族、排灣族、泰雅族、賽夏族與平埔族，在官方所認定的族群中缺少邵族與鄒族，這是因為在本館藏品中缺乏此二族之衣飾藏品。在平埔族方面，由於入藏資料的缺乏，最多僅有來源地的資料，無法依此確切辨認該文物歸屬於何族。
5. 大部分文物的原始資料僅包括所屬族群與來源地，有時甚至連這兩項資料都缺乏或有誤。
6. 例如根據文獻記載，在雅美族的社會中，「當遇到血親喪禮時，女子會反穿上衣，而男子也多將大塊方布反戴在頭上，做為喪服」。這段文字告訴我們同樣的衣飾在不同的場合有不同的使用方式與欲傳達的意義；然而，這種情況是記載哪一個村落的現象？這種作法的深層意義何在？在我們理解衣飾與社會文化現象有何幫助？
7. 本圖錄所使用的原住民生活影像，最早始自1986年烏居龍藏所拍攝之卑南族與阿美族影像，最新的則為2001年卡地布青年會所拍攝的知本卑南人影像。
8. 相關的討論可參照胡家瑜（1994）所著「民族學收藏與原住民文化保存的問題」一文與許功明（1994）所著「博物館與原住民文化的展現」一文。
9. 在日據時期，日人發動文物蒐藏風潮，致使許多古物消失、離開部落，但也帶動文物市場的需求及工藝品的大量製作。日人在一些地點（如潮州）設立山地工藝研習所，集中訓練有雕刻天分的族人，鼓勵他們多刻一些小型且討好的作品，如立體人偶、煙斗、木梳等，可當作禮物送人或紀念品出售（許功明，2001）。



參考文獻

王嵩山

- 1992 知識、價值與文化互動：論光復後臺灣土著物質文化保存。Bulletin of 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Science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學報), No. 3, PP. 273-296.

李亦園

- 1986 人類學家與他的博物館，中國民族學通訊25：1-4。

李莎莉

- 1998 臺灣原住民衣飾文化：傳統、意義、圖說，臺北：南天書局。

胡家瑜

- 1994 民族學收藏與原住民文化保存的問題，博物館學季刊 8(3)：11-17。

胡家瑜、崔伊蘭主編

- 1998 臺大人類學系伊能藏品研究，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策劃，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出版。

許功明

- 1994 博物館與原住民文化的展現，博物館學季刊 8(3)：3-9。
2001 原住民的宗教藝術，收錄於陳清香等編著之「臺灣宗教藝術」，臺北：國立空中大學。

傅君

- 2001 從臺灣原住民的標本圖錄編寫到物質文化書寫的一些觀察，收錄於方志榮主編《原住民織品及飾品圖錄：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藏品》，頁10-13。臺東：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謝世忠

- 1990 傳統與新傳統的現身：當代原住民的工藝體現。宜蘭文獻雜誌 44：7-40。

Macdonald, Sharon & Fyfe, Gordon (eds.)

- 1996 Theorizing Museums: Representing Identity and Diversity in a Changing World. Oxford: Blackwell Sociological Review.